

# 大 行

题字  
杨文东

## 诗林 漫步

冬韵藏于雪  
(外一首)

□ 郑显发

天地间一场默剧正缓缓拉开帷幕  
六角的精灵在云端酝酿着圆舞曲  
北风削尖指爪,雕刻水汽的骨骼  
千万只白蝶挣脱穹庐的封印

山峦披上素氅,将冬色染上大地  
河流停下脚步,在冰面写下偈语  
枯荷低垂的颈骨支起玉色瑶琴  
松针托起的琼芭坠成水晶流苏

瓦当垂下一串凝滞的钟乳石  
炊烟穿过雾凇变作蓝纱飞舞  
石磨静默着咀嚼冻硬的时光  
地窖里萝卜积蓄着甜糯的密语

祖母翻动黄历,将棉絮塞进门缝  
瓷罐里腌菜与粗盐缔结盟约  
炕头的剪纸上,鹿角开出冰凌花  
冻梨在陶瓮中酝酿琥珀之梦

雪被之下,麦苗练习呼吸的瑜伽  
树汁在年轮里循环着新的生命  
冬笋于黑暗中层叠拔节的诗稿  
蛰虫把蜕变铸成银亮的模样

童子堆起的雪人戴着“佩剑”  
红鼻头探问春天隐匿的坐标  
冰棱从檐角垂落透明的预言  
每道裂纹都是大地的掌纹

当暮色给雪原镀上鎏金包浆  
兽迹在旷野绣出神秘的篆书  
星子像盐粒撒向穹顶的伤口  
月光冻成琉璃,封存所有声响

唯有梅枝在窗前蘸着雪写字  
用暗香钉住流逝的节气  
那些飘落与覆盖、凝结与沉淀  
都在等待竹帛划出第一道破折

待到冰柱开始垂落晨光的刹那  
整片雪原将集体调转韵脚  
每片雪花都是韵书散落的偏旁  
在春色未沸前,替万物签署  
关于萌发的,所有沉默契约

## 十二月谣

腊月的风,嚼着冰碴子赶路  
把霜花钉上每扇玻璃窗  
麦苗在土下练习倒立  
村庄蜷缩成雪人的形状

冬至的铜勺搅动白昼最短的汤  
大寒前夜总有人整理行装  
用红纸剪九十九朵梅花  
火炕烘着鞋垫拼成的地图

芦苇举着空杯致敬夕阳  
冰凌在屋檐排成编钟阵列  
等立春的鼓槌前来敲响  
穿棉服的孩童点数糖瓜

守夜人用烟斗点亮星群  
雪地映出来年要用的月光  
当所有道路都通向团圆  
腊八粥在瓷碗里泛起微光  
告诉那株越冬的君子兰  
新雪已提前丈量春天的身长

□ 汪翔

北风如矜持的笔触扫过大地,天地骤然疏朗清明。远处的山被一层淡淡的雾霭笼罩,若隐若现。枯黄与褐红攀上山峦,宛如一幅淡雅的素描。

进入12月,小草褪去了夏日的青翠,尚余一抹淡淡的绿意,如同生命的脉动,在寒冷的季节里,展现着生命的顽强与美丽。土层之下的草根沉默蜕化,攥紧绿色的初梦。杨树的叶子落得干干净净,枝丫朝向天空。几畦青菜,叶片上凝了一层薄霜,白中透着青。纵目四望,草地、田畴、菜畦、杨树,分散搭配恰到好处。在田野中行走,脚下松软的泥土传来阵阵清香,久久不散,又在酝酿新一轮的生长。

家乡的河水脉络清浅,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河道弯曲,河水清澈,倒映着天空中的云彩和远处的山峦。

风是一把无形刻刀,将水面雕琢出细密纹理,一群野鸭悠然自得地游着,时而潜入水中觅食,时而浮出水面嬉戏,为宁静的河水增添了几分灵动。雪白的芦穗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毛笔,在风中摇曳,发出簌簌轻响,仿佛是冬日的舞

者,诉说着古老的传说。

落叶翻飞,飘逸如云,飞舞中透着灵气,用手触摸,软绵、蓬松,十分轻盈。河边的柳叶、枫叶早已飘落,细长的叶,五角的叶,伴着缤纷的色彩,河面荡起一圈圈细腻的涟漪。那条长长的小河,转瞬变成了一幅美丽的长卷,阳光投射过来,画卷上透出金色的光芒。那是冬的杰作,是风的手笔。

冬日的山峦,秋的浓郁还未离去,清寂已然到来。山峦层叠处,绿、红、黄三种色调互相交织,又层次分明。大多数树木褪去了繁密的枝叶,露出瘦硬遒劲的筋骨。枝干嶙峋虬曲,枝桠疏疏朗朗,横斜交错。

那些依然顽强生长的树木,挂满了形态各异的野果,它们在寒风中傲然挺立,仿佛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不屈。枝头偶有挂着的小果子,在纯净的蓝天映衬下,犹显灵动与俊俏。在刪繁就简的静美里,有一种清寂的诗意。

枝头伶仃的枯叶簌簌摇动,似悬而未决的琴音,在空中轻轻摇曳。那些深秋璀璨的红与黄零落殆尽,偶尔有几片枯黄的叶子,如同一只只疲惫的蝴蝶,在空中无力地飞舞着,最终缓缓地飘

落林中。

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洒下斑驳的光影,如同一位油画家在缓慢涂抹。忽有雀鸟惊起,鸣声穿空,复又没入苍茫,唯余清音萦绕。山路覆盖满黄叶,一片叠着一片,厚厚地、松软地积着,脚踏上上去,听不见脚步声,只觉一种蓬松的、酥脆的触感。

田边有两排银杏,比当年高大了许多。初冬的银杏依然满树金黄,远望过去,像是一条金色的河流流淌在谷地。扇形的叶子明亮通透,仿佛储存了阳光,风一吹,叶子便打着旋儿从枝头落下,地上就铺了一条金色的地毯,铺就一条通往童话世界的路,踩上去发出清脆又柔软的声响,那是一个季节更迭的脚步声,是时间流转的声音。

初冬的银杏,比起春日里烂漫的野樱、夏日里繁盛的荷塘,更为动人。它的美,不在于喧闹,而在于静寂;不在于生长,而在于沉淀。它像一位阅尽悲欢的智者,将一生的故事都凝在这满树的金黄里——不言不语,却已说尽了一切。繁华到了极致,便是这般近乎肃穆的静。它并不与这萧瑟的时节抗争,只是安然地、自在地完成自己最后的绚烂。

天色渐渐向晚,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那最后的余晖,斜斜地穿过枝桠,给这满树的黄又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温润的赤金。

光与影在枝叶间微妙地颤动,整棵树便像一束安静燃烧的火焰。四下里愈发静了,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与那落叶归根时最微弱的叹息混在一处。

暮色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屋里一家人围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清汤锅底、几片生姜、几段大葱,汤水“咕嘟咕嘟”地翻滚,氤氲的热气把人的脸颊熏得红扑扑的。将炖好的鱼头放进火锅,添加丸子、萝卜、大白菜和菠菜,在滚汤里涮熟,蘸上调好的芝麻酱,入口是无与伦比的鲜嫩。蜂窝一样的冻豆腐,吸饱了汤汁,咬一口,那鲜美的汤就在唇齿间迸溅开来。

家乡的冬日是一幅动人的画,清寂安然,静美而从容,是一首无韵的清词,泛着淡淡的冷香,清冽而素净。它用独特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美好与坚韧。

冬天的美,不在于繁华喧嚣,而在于那份宁静与纯粹,那份亲情,让人心灵得以沉静,思绪得以飞扬。行走在这样的冬日里,如同漫步画中,宁静且美好。



陈俊杰 作

## 邂逅大雪

□ 吴昆

在冬的舞台上  
我与大雪欣然邂逅  
她似一位纯洁的仙子  
舞动着梦幻的衣袖

雪花纷纷扬扬飘落  
亲吻着我的额头  
每一片都带着深情  
讲述着冬的温柔

街头巷尾银装素裹  
树木绽放出琼花万朵  
我漫步在这洁白世界  
心也变得清澈辽阔

大雪,是季节的礼物  
给大地披上温暖的被褥  
我沉醉在这美景之中  
让心灵自由地追逐

邂逅大雪,邂逅美好  
将这份纯净珍藏心底  
迎着寒风,展露微笑  
期待春天在不远处来临

## 岁末又至

□ 许海龙

远村卧在大雪里  
天和地扯起同一块素布  
风裹着雪粒打在脸上  
归人的脚印,深一窝浅一窝  
往炊烟升起的方向挪

老墙蹲在院口  
雪压着砖缝里的枯草  
恍惚看见故去亲人的身影  
扫帚扫过檐下,雪簌簌落  
落在他肩头,也落在我眼窝

雪还在下  
落在发间,像添了层风霜  
每一片都藏着牵挂  
等风软些,等日头暖些  
融了的雪会顺着墙根流  
浇开岁末里,半寸盼春的幼芽

## 童年的雪

□ 李坤

雪落下来时  
世界变成一张白纸  
我们在上面画歪斜的房子  
画永远三个瓣的雪花

棉鞋陷进去  
发出“嘎吱”的轻笑  
像大地在挠我们的脚心  
手心的雪球越来越胖  
胖成舍不得扔出的珍宝

我们躺在炕上  
听雪粒轻叩瓦片  
像无数个安徒生  
同时讲着童话

而今夜的雪  
依然保持当年的白  
却再不能将我们  
变回那些  
捧着雪花当点心的透明孩童

## 随感 点滴

## 岁暮天寒风雪始

□ 王同举

小雪前后,大地依然延续着暮秋的景致,处处橙黄橘绿、遍地红叶似火。大雪一到,朔风骤紧,把初冬的景致一片片吹去,万物萧索,山瘦水寒,冬天总算彻底站稳了脚跟。

关于大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云:“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时令到了大雪,降雪变得频繁起来。“积阴成大雪,看处乱霏霏。”雪花轻盈飘逸,纷纷扬扬。眼看片片雪花从空中飘落,悠悠然然地拂过树梢,转瞬间便铺满了农家小院。刚刚还是天清气朗,不久便大雪纷飞,整个村子逐渐淹没在一片茫茫的白色之中,素雅而又宁静。

大雪过后,河流渐渐被冰冻封住。往日那潺潺流淌、波光粼粼的河面,如今已被一层厚实而晶莹的冰甲所覆盖。那些擅长破冰捕鱼的人,会带着自制的简易工具,在冰面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举起手中的铁镐,用力地砸向冰面,随着“哐当”一声闷响,冰面被砸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口。不一会儿,就有几条鱼儿被吸引至洞口。眼疾手快的孩子迅速将手中的网兜伸进洞中,小网一抄,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便被捉了起来,冰面上顿时响起欢呼声。

“小雪腌鱼,大雪腌肉。”大雪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着腌制腊肉。每年这个时候,乡下人就开始忙活起来,农家小院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新鲜的猪肉、鸡肉被切成块状,生姜、花椒、八角、桂皮等调料被磨成粉。把一口大缸洗净,将切好的肉块逐一放入缸中,再均匀地撒上调料,然后用手反复揉搓,让调料的香味充分融入肉里。待腌肉完全入味后,取出缸内腌肉,用细竹丝串起来,一条条挂在屋檐下晾晒。檐下阳光正好,风吹过屋檐,腊肉晃啊晃,像一串串铃铛。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

腌肉将被端上餐桌,那浓郁的肉香伴随着缕缕炊烟在村子上空飘荡,久不散去。

喝红薯粥是乡下传承已久的大雪习俗。从地窖中取出红薯,洗净削皮,切成大小适中的块状,放入锅中与淘洗好的大米一同熬煮。灶内柴火熊熊燃烧,锅中浓粥翻滚,红薯渐渐变得软糯,米汤也变得浓稠了,散发出阵阵清香。玩累了的孩子回到家里,顾不上掸去衣物上的雪,就捧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粥,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喝得额头上冒出汗珠子来。

记得每年大雪的晚上,父亲都会在屋子里生起一堆火,摆上几只小凳,约了左邻右舍,一边唠家常,一边喝茶。屋内炉火暖暖,户外雪花纷飞。大雪时节里的一堆火,不仅仅是一种冬日消遣,还是一种生活情趣,是一种悠然的心境,把火堆的暖拥进怀里,把冬日的安宁留在心底。

“岁暮天寒风雪始,万树一夜琼花开。”大雪,时令的脚步迈过了冬的门槛,一个冰清素雅、静谧祥和的冬天,穿越了岁月的朝朝暮暮,正马不停蹄地奔赴而来。

的休息时光,更重要的是,它还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田野里,麦苗在雪的覆盖下,仿佛得到了一层保护膜,既能抵御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侵袭,又能保持土壤的湿润。就这样,麦苗们在厚厚的“棉被”下沉沉睡去,做着来年丰收的美梦。

记得儿时,有一年大雪时节,天空突然降起了鹅毛大雪,那时的雪,似乎比现在更加纯净、更加厚重,这下可把我们小孩高兴坏了,约上几个小伙伴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玩得不亦乐乎。这一刻,大雪仿佛成了欢乐的源泉,将冬日的寒冷与沉闷一扫而空,以至于让我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作业。直到母亲喊了我的小名好几遍,才向家跑去。一串小脚印追随着我回到温暖的屋子,摘掉毛线帽子,头上冒着热气。母亲将一个早已在火炉上烤好的红薯,递到我的小手上。红薯流着蜜糖,流进了我的心里。

俗话说:“小雪封山,大雪封河。”此时,大地一片银白,河流结冰,正是“冬藏”的最佳时期。农民朋友们结束了一年的辛勤劳作,开始着手准备过冬物资,家家户户腌制腊肉、储存蔬菜,为春节的到来做准备。

## 散文 天地

## 大雪至 冬安好

□ 裴金超

常于此时寻幽探胜,或吟诗作对,或挥毫泼墨,以诗画寄情,抒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大雪之于南方,更像是一位温婉的女子,轻轻拂过湖面,留下淡淡的涟漪,让人心生向往、沉醉不已。

唐代诗人戴叔伦曾以“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的诗句,描绘了雪花飘落时那美丽又略带忧愁的画面。随着雪花不断堆积,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是越来越浓重的寒意。但是,在我看来,这漫天飞舞的雪并非只是冷酷无情地增加着大地上的寒气,相反地,它更像是位温柔体贴的朋友。当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轻柔细腻的白纱轻轻覆盖时,原本喧嚣繁忙的田野和村庄此刻变得异常宁静祥和。对于辛勤耕耘了一整年的农民朋友们来说,这场及时降临的大雪不仅意味着可以暂时放下手中沉重的工具,享受一段难得

## 雪落乡野

□ 魏益君

一场雪,轻轻铺开  
像梦一样柔软  
炊烟也慢悠悠升起  
和雪丝绕在一起  
织成冬天温软的想念  
孩子们的笑声  
在雪地上蹦跳、打滚  
一团雪球  
在他们的手里越滚越圆  
滚出了整个冬天的惊奇  
屋檐下,雪水凝成了冰凌  
是大自然雕出的水晶坠子  
挂在农家的房檐  
亮晶晶的,被阳光一照  
冬天就变得闪闪动人